



【波】显克微支◎著

火与剑

III FIRE AND SWORD

南方出版社



火与剑

THE FIRE AND SWORD

1950年出品



火与剑

[波] 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WITH FIRE
AND SWORD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与剑/(波兰)显克微支著;梅汝恺译. - 2版. -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2

ISBN 7-80660-200-3

I. 火… II. ①显… ②梅…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315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于明江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

字数:801 千字 印数:1-12000

定价:28.00 元

译 序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爱国作家显克微支，是青年鲁迅“最喜爱”的两位域外作家之一。盖显氏为文学多面手，其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的建树尤为突出。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魏尔生在授奖典礼上就特别评价了他的系列长篇巨制，言曰：“他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魏尔生特别指出：“他那种有着强烈的总体效果和带有相对独立性插曲的史诗风格，还由于它那朴素而引人注目的隐喻而别具一格。”魏氏的这种深切膜理的评价，若加之于《火与剑》当然也是确切的。《火与剑》虽为显克微支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部，然其一经出版，即锋芒崭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而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有史料证明，早在30年代初，渴欲觅寻救国文学武器的鲁迅，即已通过日译本感应得《火与剑》的“精诚内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的艺术特质，所以他即向胡风作了推荐，更建议胡风尽快把它译出，以喻中国读者，因为鲁迅是把它作为“利于国者爱之”的庙堂之宝估价的。无奈忠心体国知无不为的胡风，当时有更亟须的报国之功须他奋斗，如此，《火与剑》的中译工程就给延宕下来。数十年后，不才有幸，以继承先贤遗志为任，乃得于极其艰困的“文革”时期，三易其稿，将其译成。现在奉献于我国读者面前的，乃是《火与剑》的第一个中译本。其笔耕经历，可谓草路褴褛，故其成也，恰也表述出某个中国作家即使“人不堪其忧”然仍能执著于放眼世界矢志于洋为中用的卑微丹诚。皆因《火与剑》是非凡巨著，它实为一切弱国人民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警世“忿书”。

成功的文学作品是忠实表现生活的三棱镜，作为特定的历史生活，当然和现实生活一样，也有权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但作家描述历史，仅仅是就历史言历史，当然绝不可以历史之圈规范现世的政治、疆域、民族、国家、人民，这是尽人皆知的文学常识。《火与剑》反映的是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单就疆域而言，既包括波兰本土，亦包括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作为敌国描述的，既有举国皆兵的克里

木汗,也有大俄罗斯,或曰沙俄。历史发展到18世纪后期,那个曾被世界公认的“比俄国和普鲁士更强盛更文明的大国”^①的波兰,已被俄普奥三强瓜分灭国了,其既有疆域整个地给分崩离析。到20世纪初,小型的波兰复国,而到20世纪末,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又各个成为独立国家,而那个显赫于史的克里木汗,则早已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历史的“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的变化,乃是世事和人民意志的选择。对历史“刻舟求剑”是愚蠢的,但尊重作家描述历史的“兴尽悲来”,正如我们领会王勃的借历史的“流水落花”而作伟大思索于“识盈虚之有数”,确然又是人们智慧的共识。显克微支是故国被瓜分后的一遗民,终其生他都是沙俄铁蹄下的可怜的亡国奴。他所以借《火与剑》描述其伟大波兰的历史辉煌和抗击外侮,其可敬情怀表达的实是作家对英烈国魂的召唤,同时表达的也是作家对占领者的憎恨和蔑视。

《火与剑》的背景状况错综复杂,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火与剑》的主题涵义,因此,我们就有其特别的必要回溯一下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约相当于我国晚唐年代,即9世纪初,古斯拉夫民族定居的被特称为撒马尔特的广大域境,由于北欧诺曼人的入侵统治,曾出现一个相当强盛的大国叫基辅罗斯。这个“由留里克王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帝国”^②,由于“分裂的许多封土,在征服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又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③,基辅罗斯大众的至高权威最后是“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④,依据马克思的论证,他认为基辅罗斯既是“莫斯科公国(即大俄罗斯)本身奠基的先尊”^⑤,同时也是“波兰、立陶宛”的先尊^⑥,在基辅罗斯“这场洪水退去之后”^⑦,即11世纪左右,西斯拉夫民族的代表波兰王国已开始显露头角。国王波列斯拉夫摆脱了对德意志皇帝的依附,由罗马教皇加冕成为正式的波兰国王。其王国国土即奄有

- ① 引自列宁《自决问题争论的总结》。
- ②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③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④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⑤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⑥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⑦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小波兰、波索拉尼亚、鲁日查、摩拉维亚、斯拉伐克等地。而作为大俄罗斯滥觞的莫斯科城，直到1124年才开始兴建。《苏联简史》有这样的证实：“在编年史中第一次提到莫斯科的，是1147年。”“到1156年时，它的四周才开始围上木制的城墙。”其地位仅是苏茨达尔公国的一个普通王公的领地。

13世纪初，发生了一个对整个斯拉夫民族都堪称为大难临头的变故，那便是所谓“黄祸”的蒙古汗的入侵。蒙古汗在东方草原崛起后，曾两次领兵西侵。一次是1223年，这次是由成吉思汗亲自督师，一路西向，在击灭花剌子模后，于卡尔喀河口，毁灭性地溃败了四分五裂的俄罗斯诸公国的联军。1232年，蒙古汗拔都再度统兵20万西进。蒙古骁骑一路侵掠里亚赞，夺取弗拉基米尔，一个月内即毁城14座，其中就包括莫斯科。1240年，拔都强渡第聂伯河，飓风般攻陷基辅。乌克兰当时的状况，正如果戈理描述的，不幸的乌克兰已经“被自己的君主所放弃，被蒙古侵略军的蛮横侵犯全然毁完了，烧光了。”^①蒙古军继续西进，侵入波兰，焚毁了撒道密尔和克拉科夫。接着，渡过奥得河，在瓦尔施塔特击败了波兰、德意志骑兵精锐。1243年，拔都回师伏尔加河下游，以萨莱为大都，创建了著名的横跨欧亚的国祚绵延达300年的疆域广阔的钦察汗国（或曰金帐汗国）。据史料记载，伟大的波兰对蒙古强权的斗争是极为悲壮、极为坚决的，他们不愧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杰出代表。恩格斯当年曾有这样的评价：“十字军远征以后，又发生了东方善骑的民族对欧洲的入侵，即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侵占了俄国和波兰各地，于1241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斯塔特同波兰、德国联军会战。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亚洲人击溃了疲倦的欧洲铁甲骑士；但是征服者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至实力大受亏损，蒙古人没有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由于内讧而不再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被击退了。”^②这里的所谓“被击退了”，是指钦察汗建国约100年后，即14世纪中叶，敢于捋虎须的立陶宛人首先挫败了钦察汗，从蒙古人手里解放了包括基辅在内的广袤的第聂伯河流域。《苏联通史》证实道：“立陶宛大公在统一立陶宛

① 引自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

② 引自恩格斯《骑兵》。

以后,开始扩张国土于邻近的罗斯地区。这一地区居民认为合并于立陶宛就是从鞑靼(即蒙古)统治下得到解放。”波兰人也在在这前后相当时期,从西南方向钦察汗展开进攻,而从蒙古汗手里解放了著名的沃伦等地。查阅世界历史地图,人们当能见到,这从沃伦到包括基辅在内的第聂伯河流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恰恰是处于这一“被解放了的”疆域之内的。因此,当经过加冕的波兰女王和立陶宛大公联姻,波兰和立陶宛合并而成为统一的联邦王国后,其辖境理所当然地就包括四个部分,即: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恩格斯对这段历史有如下的总结。他说:“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即乌克兰)归并于所谓的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①恩格斯又说:“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即乌克兰)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②恩格斯更指出:“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的人,波兰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内的)立陶宛大公国合并,”^③而“波兰由于和立陶宛合并,在王权未衰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④如果,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内的原立陶宛大公国疆域“在1794年(波兰)最后一次瓜分之前,都曾是波兰(贵族)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可见,显克微支在《火与剑》中所描述的历史时期,其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版图在内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的统一疆域的主权神圣性、王统的合法性是和恩格斯的权威论证完全相合的。而这,正是我们认知显克微支《火与剑》主题意义的基础。

在《火与剑》中,作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敌仇描写的外邦为大俄罗斯(沙俄)和克里木汗。从渊源看,大俄罗斯正式形成主权国家,在时序上比波兰要晚得多。前苏联学者德米特里耶夫在《俄罗斯民族

-
- ① 引自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 ②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 ③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 ④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 ⑤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的形成》一文中，直截了当称：“俄罗斯国家产生于15世纪下半叶，这就是俄国。”马克思则言，沙俄的祖先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①，鞑靼人（即蒙古人）的枷锁在古萨玛尔特地区“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②，而这所谓的“显露头角”，意思就是“象征着莫斯科公国凭借鞑靼枷锁而兴起，以及莫斯科公国由于鞑靼统治的消失而获得独立和权力。”^③据史料记载，事情是这样的：1242年蒙古人创建钦察汗后，对于被占领的东斯拉夫各公国，很长时期大汗采取的是以俄制俄方针。蒙古汗保留了东斯拉夫各公国的封建政体，各公国则向钦察汗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赋贡，承担军役。钦察汗则从各藩国王公中物色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俄罗斯大公”，其角色即是汗所称谓的“大奴婢”。这个“大奴婢”，他有权负责征收全俄罗斯地区的献纳大汗的赋贡！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周围区域并入自己的领地。14世纪20年代，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一个人物，他就是后来被尊为伊凡一世的伊凡·达尼洛维契大公。此人刻薄成性，搜刮成家，因富有在历史上被称为“钱袋”伊凡。“钱袋”伊凡以献殷勤行贿赂手段博取钦察汗的信任，而于1325年击败竞争对手特维尔大公，并栽赃、诬告，唆使钦察汗把特维尔大公送上断头台。伊凡由此蒙恩获得大汗的“大奴婢”的册封诏令。《苏联通史》这样写道：“莫斯科在伊凡公统治时期（1328—1341）特别强大起来。人们称伊凡公为‘卡利达’，意思就是‘钱袋’，他用送礼和谄媚手段，巴结了他的统治者金帐汗国的可汗，因而获得了在俄罗斯领域里替可汗征收赋贡的权利。”《通史》更写道：“‘卡利达’在征收到的赋贡中，私下给自己的公国留下一部分。他把积累起来的赋贡，用来收买村、乡，甚至整个公国。”《通史》说：“伊凡·卡利达惯于向鞑靼人依据他的告密去屠杀王公们，并毁灭他们的公国，卡利达于是乘机把这些被毁灭的藩国合并到自己莫斯科公国来。”《通史》总结道：“在他的统治的初期，莫斯科公国总共只有4座城市，但到他去世时，他遗留给他的子女的，已有97个村庄和城市了。”“卡利达就是这样地把分散的俄罗斯各公

①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②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③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国,结集成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的。”马克思论证这段历史言道:“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相角逐这一尊荣。”^①“它是一场卑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他们随时准备向自己的残暴统治者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鄙的宝座而争吵,因为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残杀,否则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若不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这个宝座;若不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的王冠连同载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即蒙古人)的弯刀下,就不敢保住这个宝座。”^②马克思道:“伊凡·卡利达的政策不外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自己的臣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逢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朝觐,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他们不断向汗揭发有阴谋,使汗焦虑不安,他一遇到反抗,就引鞑靼人来镇压,”^③“伊凡·卡利达把汗变成了他用以剪灭他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他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把鞑靼人征服的权利变成他独占的权益。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的奇妙结合,保证了他儿子的地位。”^④而“在他的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为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的人民很能说明问题地称他为‘卡利达’,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⑤因此马克思总结道:“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指早期的基辅罗斯)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⑥恩格斯则

①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②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③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④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⑤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⑥ 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以另样的视角,对沙俄的扩张史作了以下的阐述。他道:“莫斯科大公们只是在长期斗争以后,才终于摆脱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①“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之手,莫斯科大公们就把东罗马的双头鹰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东罗马的未来继承人和复仇者。(按:沙皇曾自称俄国为第三罗马)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在他们自己语言中称做沙皇格勒即沙皇城的君士坦丁堡。后来小俄罗斯(即乌克兰)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他们的吞并欲望。”^②这种“吞并欲望”有其“借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6世纪时,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乃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罗斯地区居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沙皇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但正受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③干涉“理由”是,俄国“作为东正教(即希腊天主教)的保护者,要保卫东正教徒,虽然后者(即乌克兰等地民众)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会中的现状。”^④历史表明,正是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口实的疆域之争,“导致了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长达百年的连续战火”。显克微支通过《火与剑》所描述的事实,仅是这场可怕屠杀的一幕小小的序曲而已。

那么何谓“克里木汗”呢?原来这样:蒙古汗拔都于创建钦察汗后,汗国对斯拉夫人主要是东斯拉夫人进行了三个世纪的统治,后来内由于汗国地方封建主的势力日强,外由于帖木儿汗的侵袭,钦察汗解了体,分裂出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克里木若干小汗国。克里木汗则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军备,又与当时的头等强国土耳其结盟,它南扼黑海,北与波、俄毗邻,因此,它一直是波兰和俄国的股肱之患。《苏联通史》介绍道:“鞑靼军队的掠夺性侵袭,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是经常的威胁。”它说:“克里米亚鞑靼人年年袭击乌克兰、俄罗斯,破坏乌克兰、俄罗斯的村庄和城市,伊斯坦

① 引自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②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③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④ 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布尔(即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土耳其城市的奴隶市场上,展示着充满惨剧的场面,在市场上出售‘雅赛尔’,即掠夺的游牧民族在袭击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时掳来的俘虏。”阿·托尔斯泰在《彼得大帝》一书中证实:在中世纪时期,克里木汗掳掠乌克兰、俄罗斯的人质,几百年间为数竟多达好几百万。这些人质“被拉上君士坦丁堡的奴隶船,运到威尼斯,运到热亚那,运到埃及去”。所有这些,显克微支在《火与剑》的描述中,都作了充分的展现。和克里木汗的残酷斗争,以及如前述及的与沙俄间的残酷斗争,对于那段历史时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来说,当然是神圣的绥靖靖国的正义之战。

斯大林在分析民族问题时,曾有过如下的比较明智的见解,即认为,民族问题(不是全部)的主要含义,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联系《火与剑》所描述的历史时期,作为以农奴制为主导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其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必然是会在上层领主和广大农奴之间发生和表现出来,在特定情势下,这类矛盾还会处于激化状态。而汇集于王国东陲的第聂伯流域的哥萨克,较之普通农奴更有其特殊性。据史料记载,哥萨克大都来自苦大仇深的农奴阶层,他们大都因不堪领主的剥削压迫铤而走险,而聚于无人居住的山川绿林之间。按:“查坡罗什”一词,此意为“逐水而聚”,源于土耳其语的“哥萨克”,此意为“因逃亡而获自由的农奴”。“查坡罗什哥萨克”,顾名思义,当是指那些“逐水而居的逃亡农奴”。这些人的希望和要求,正如显克微支在《火与剑》里所描述的,是渴望自由,渴望自由耕种那些“原只属于天主的土地”。他们有着反对一切王公贵人统治的朴素革命愿望。成为哥萨克以后,他们又给编籍于特殊的哥萨克军事组织之中,这批人之成为阶级斗争晴雨表上的最活跃因素自是肯定的事实,像这样的哥萨克群体或哥萨克部族,在农奴制远较波兰为严酷的沙俄更多多的有,众所周知,沙俄不仅有乌拉尔哥萨克,还有名闻遐迩的顿河哥萨克。《火与剑》历史时期的查坡罗什哥萨克的武装暴动,就阶级本质而言,确然是王国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有其革命性一面,然而人们绝不能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即认为查坡罗什哥萨克造国内领主的“反”,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里通外国只为《火与剑》依据信史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竟然接受贵族出身且居心叵测的赫米尔尼茨基的挑唆、领导,先投靠国仇克里木汗,后又投靠沙俄,叛国残

民，引狼入室，使国家内部性质的民族或部族纠纷，变做为强敌的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虎视眈眈的沙俄得以实现对王国的肢解，遂愿了沙俄梦寐以求的对乌克兰的“吞并”（恩格斯语）。这样就使得查坡罗什哥萨克的暴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革命的农奴起义或农民战争，它实际上是一场叛国暴乱。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是人们研究这段历史事件的出发点。显克微支通过《火与剑》所强烈描绘和谴责的，正是这场叛国暴乱，以及由这场叛国暴乱衍生发展的“比俄国和普鲁士更强盛更文明的大国”波兰的国运的沉沦。

任何具有爱国民族意识的人都知道，当强敌压境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则国内阶级斗争不管多么对抗多么激化，然而比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它只能是次要的、从属的，这种时候，国家民族利益肯定应大于先于局部的阶级利益，这对不对呢？对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就有过这样的名言：“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反对外来的敌人。”反之，当然也就证明了某个民族生命力的萎缩。大国波兰之最后被列强瓜分灭亡，恰恰正反衬出其民族生命萎缩的凄惨和可悲。因此，不管查坡罗什哥萨克暴动的主观动机如何，既然他们屈从于奸佞赫米尔尼茨基的叛国主旨，先后和鞑靼汗、沙俄结盟，把刀剑对准自己的祖国，对准自己的民族，对准同胞骨肉，甚至也对准自己的妻孥，那么他们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国暴乱集团。正是这个叛国暴乱集团，一而再地勾结两个敌国，残无人道地进军乌克兰，放手跟豺狼们一起屠戮焚掠，其掳劫的人质之多，竟至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三支箭就能换得一名女俘，一张弓能换取三名壮男。而战祸的血流漂杵，更令人怵目惊心。《火与剑》所揭示的赫米尔尼茨基式的对人民的大叛变，其滔天罪孽，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查坡罗什哥萨克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愚昧，在于他们不能明辨赫米尔尼茨基的假革命的本质，因而他们的朴素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要求，为邪恶所利用，他们听从了毒蛇的谎言，轻信了鳄鱼的眼泪，因而也就为赫米尔尼茨基所蒙蔽。在强敌陈兵民族凶险临头王国国运系千钧于一发之际，他们不能正确分清敌我，反而在举国亟须刀剑一致对外时，大千同室操戈的蠢事。其结果，正如《苏联通史》所记载的，沙皇

俄国于“1653年就在莫斯科召开缙绅会议，一致同意把乌克兰归并于俄国的建议。会议(1653年10月1日)决议，以沙皇名义记载道……接受大统领波·赫米尔尼茨基和查坡罗什全军及其城市和土地归属国家最高当局”。于是“几天以后，莫斯科就隆重宣布，即将为解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波兰立陶宛王国开战。”这个“开战”，就是显克微支在《火与剑》的《尾声》里画龙点睛的所谓的“瘟疫的入侵”。其“入侵”结果是“乌克兰变成一派荒凉，在昔日城市的废墟上，只剩狼在嚎叫”。《火与剑》所描述的波兰历史的不幸，堪称为人类史上极其可哀的民族大悲剧，是国家兴亡史上的一幕千古奇冤。一切已然身受或即将身受大国强权之害的弱小国家和民族，是能够从《火与剑》中汲取教训的。人们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深谢显克微支以他自己苦难祖国的惨痛历史，以他自己亡国的切身感受，艺术地形象化地把这样一个大悲剧大奇冤总结出来，触目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一切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种族的志士仁人警觉起来。昂扬起来，从而团结起来。不是曾有人怀疑显克微支的《火与剑》的历史背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吗？这里且让我们引录恩格斯的两段箴言以为《火与剑》作证。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为了侵略波兰，通常总要“欲加以罪何患无辞”的，其“加罪”口实之一，就是所谓“维护民族原则”，总是说：“因为东部地区是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①恩格斯指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②他揭示道：“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是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士兵和小俄罗斯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又把农奴拖回他们的主人的枷锁之下。”^③按恩格斯所言的“小俄罗斯人”即是“乌克兰人”，俄国所要“吞并”的，正是乌克兰，所谓“革命权利”，就是《火与剑》所描述的赫米尔尼茨基信誓旦旦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③ 恩格斯《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

申言的“查坡罗什哥萨克的权益”，“农奴”就是指的“哥萨克”。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经过赫米尔尼茨基的叛变，俄国士兵就和查坡罗什哥萨克“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让沙俄对乌克兰实现“吞并”，而这种“吞并”一旦“实现”，还正是“那些俄国士兵”，回过头来，再把查坡罗什哥萨克打成沙皇记农奴。这便是三个世纪前沙俄所进行的这场“阶级对阶级的战争”的“绝妙”处。《火与剑》所塑造的“碉堡最易从内部攻破”的特洛伊木马型的赫米尔尼茨基，其多侧面的对这类奸雄的刻画，是很成功的，其认识价值极大，“因为从帝国主义者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①赫米尔尼茨基艺术形象塑造的独特性，毋妨可看做为《火与剑》对世界文学的一种绮丽的贡献。

至于《火与剑》里边的众英雄人物描述的丰富多彩，其情节展开的雄峰危嶽，其波澜跌宕，其山重水复，其柳暗花明，自然不须我们赘言了。因为华章烨烨，一目了然。确乎可形容为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匹，变态百出。嗚兮其似春，凄兮其如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②也。

现南方出版社将《火与剑》编排付梓，亦属巨眼之识隼杰。谨致敬意。

① 引自鲁迅《民族主义文学》。

② 引自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

主要人物表

- 潘·扬·斯克谢图斯基** 王国校尉军官，本书主角。
- 赫米尔尼茨基** 里通外国的好雄。
- 萨茨维列克霍夫斯基** 王国团队长，老掌旗官。
- 恰甫林斯基** 切津林副市长长官。
- 潘·萨格罗巴** 贵人，爱国者。
- 潘·龙金·波德毕平特** 立陶宛贵人，爱国者，王军校尉。
- 巴拉巴什** 老团队长，巧卡赛司令。
- 潘·罗伊汶·乌尔苏** 瓦拉基亚信使。
- 康斯坦丁公爵夫人** 暴戾的庄园主。
- 海仑娜公主** 斯克谢图斯基的未婚妻。女主角。
- 鲍庚** 哥萨克英雄，潘·扬的情敌。
- 西蒙** 公爵夫人之子，海仑娜从兄。
- 雅里梅·维什涅维茨基** 亲王，王国著名的爱国将领和统帅。
- 加丽赛黛王妃** 雅里梅之妻。
- 安纽霞·葆淑包盖达** 王妃的女婢。
- 潘·沃罗德雅夫斯基** 亲王麾下的龙骑兵校尉。
- 麦克荷威茨基神父** 亲王的近臣。
- 杰德兴** 潘·扬的仆人。
- 潘·毕克豪威茨** 亲王麾下的校尉军官。
- 潘·格罗德萨茨基** 卡达克要塞司令。
- 特盖·拜** 克里木汗国侵略军将领。
- 潘·勃托茨基** 王国哥萨克大统领。
- 克里诃夫斯基** 原王国团队长，后为叛军将领。
- 萨克哈** 哥萨克头人，潘·扬的恩人。
- 潘·克谢尔** 亲王麾下校尉军官。
- 克里木汗，即伊斯拉姆·基利** 贪残暴戾的国君。
- 维哥夫斯基** 赫米尔尼茨基的书记官，后接任为统领，起义反俄。
- 克利沃诺斯**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悍将。

潘·铁什克叶维奇 王国基辅总督。

潘·基塞尔 王国勃拉茨拉夫总督,主和派要人。

道密涅克·萨斯拉夫斯基公爵 王国统帅,主和派,绰号为“羽毛褥子”。

潘·康叶茨洋斯基 王国统帅部三头统帅之一,绰号为“吃奶的孩子”。

奥斯特罗罗格公爵 王国统帅部三头统帅之一,主和派,绰号为“拉丁语”,意为只知夸夸其谈。

荷莘娜 女巫,海仑娜被监禁时的看守人。

弗肖尔 亲王麾下骁将,校尉军官。

卡西密尔亲王 为新选的波兰国王。

克哈拉姆甫 立陶宛王军卫队长,安纽霞的崇拜者。

叶尔莎·奥苏林斯基 王国御前大臣,主和派领袖。

戴德雅罗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骁将。

布尔莱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骁将,鲍庚的恩师。

弗尔利 王国新统帅部统帅之一。

兰茨柯仑斯基 王国新统帅部统帅之一。

瑟拜哈依 克里木汗驾前骁将。

玛利克·梭宾斯基 王国将领,波兰中兴名王扬·梭宾斯基之兄。

潘妮·维特美斯卡 海仑娜公主的保护人。